

玉如意

苦情說

王如意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六年九月六版

小苦情玉如意 (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五角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編輯者	次眉女士	進步書局	文文明書局	文文明書局	發行所	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上海南京路
北京張家口	北京張家口	北京張家口	北京張家口	北京張家口	北京張家口	北京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天津張家口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重慶長沙常德衡州保定石家莊漢口武昌太原開封西安成都

燕湖南京杭州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雲南奉天
吉林煙台鄭州青島東昌徐州蘭州貴陽長春新加坡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社 會 小 說

情 貞	魔 窟 紀 遊	嫁 侯 恨	侍 兒 艷 聞 錄	純 綉 鏡	如 此 京 華	情 孽	鏡 中 人 語	浦 東 逆 倫 案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角半	三角	二角半	二角半	三角半	四角	四角	三角	五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言情小說

杏花春雨記	鐵蓮小史	遊俠外史	碧夢痕	寫真緣	情情秘	藕絲記	夏春娘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一冊
二角半	三角	三角	七角	三角	二角	二角半	四角半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苦情
小說

玉如意 卷下

次眉女史著

第十三章

新月如鉤。春愁似織。三娘正對燈。洒淚。巧兒忽悄然而入。低聲語曰。婢子適過主母室。聞房中囁囁議姑娘事。婢子不敢久聽。姑娘可由此處穿過迴廊。聽主母作何語。否則長在夢中也。語罷。攝履而去。三娘輕步台階。轉過迴廊下。暗伏繼母隔室。傾耳細聽。但聞繼母曰。此皆爾縱容之過也。誰家女子。敢如此放蕩。稍遲。則醜語播揚。家聲掃地矣。俄聞老父歎息。旣而曰。信爾言。惟有速爲定婚耳。繼母曰。舍此有何策。父曰。爾族兄尙在川東。不必俟彼歸乎。繼母曰。若俟之數月。爾家女兒。更不知作出何事。誰復要娶蕩婦也。嫗曰。事誠宜早。不然。女兒過大。情竇已開。旣有人引誘之。老身亦難保其無他故。父曰。朱家亦知昨日事。

否。以後夫婦間。不至因此失睦乎。嫗曰。是無煩主公慮。朱公子非其人也。因盛稱其平素如何誠篤。如何情好。父曰。果爾。明日卽吉期。便可訂婚。三娘聽至此處。淚下如雨。幾至失聲而哭。急返身入室。蹣跚不能步。剛至床前。翻身倒臥。一慟遂絕。

未幾。巧兒來。見三娘僵臥床上。呼之不應。燭之。面色慘變。微息僅存。大驚欲呼。而嫗忽至。望見巧兒。曰。賤婢來此何作。巧兒切齒詈曰。賊嫗害殺姑娘。猶自詈人耶。嫗怒曰。賤婢胡敢傷老身。巧兒手指床上。哭曰。嫗無目歟。嫗猶不信。乃喃喃卽床前來。撫三娘。睹其狀。始大愕。返身急走。巧兒曳之脫袂。逕去。巧兒急極。欲奔告其父。忽聞呻吟聲。則三娘已醒。巧兒撫其胸。輕聲而呼之。三娘開目。見巧兒。自以爲夢。辨旣眞。始潛然泣。哽咽不能語。巧兒泣問何事。三娘猶未答。嫗與朱已至。聞三娘哭。便詈巧兒。曰。我道何事。竟商量作態嚇人也。因驅之出。巧兒依依不忍。朱提耳捉去。三娘哭呼巧兒。爲呼阿父來。則巧兒去已遠。但聞朱

遙應曰。父已睡。不便爲小事而起。作態亦無益。於是三娘益悲。撫床自痛。淚如泉湧。嫗猶喃喃作慰語。三娘哽咽而詈曰。嫗猶視我爲木偶耶。日以甘言來誘我。不借致我於死地。我誠與嫗何怨。嫗在我家十餘年。母在金帛。惟嫗自取。母歿。我惟嫗是賴。嫗若人也。卽不報德。亦不應相仇。胡忍爲虎作倂。必陷我絕境。而後止。我果死。嫗亦何利。豈尙能久居於此乎。言罷。哭益哀。嫗慚赧不安。疑巧兒洩其消息。曰。此必巧兒所播弄也。姑娘若聽賤婢語。而寃及老身。則誠大誤矣。三娘曰。我非讐。曠何待巧兒語。西湖之迷。毒夜來之私議。豈巧兒之所知乎。嫗至是。老羞變怒。益激之曰。姑娘以夜來議爲老身咎乎。此乃大好事。父母實主之。老身自愧無功。姑娘顧以此爲謗耶。三娘哭曰。豺鼠婦如是害人。我死且不甘。當爲厲鬼。以攝爾魄。嫗始悻悻而去。

三娘獨臥床頭。倚枕嗚咽。回憶父言。事已無挽救。轉念與秀峯如何愛好。如何傾心。追思前事。如剝繭抽絲。及想至熱度最高之際。忽然跌落。如從南極火星。

中。翻。墮。北。冰。洋。陷。於。萬。丈。雪。山。之。下。毛。骨。皆。冰。冷。淚。長。流。襟。枕。皆。濕。自。念。荏。弱。一。身。重。遭。壓。迫。父。兮。不。諒。母。也。無。良。死。原。含。悲。生。尤。無。益。此。念。一。萌。急。支。床。強。起。沉。思。半。餉。輒。復。倒。臥。轉。側。間。忽。憶。玉。如。意。觸。物。傷。心。不。覺。益。慟。乃。撐。持。至。床。下。就。案。前。而。坐。以。首。隱。几。俄。乃。裂。帛。代。箋。揮。淚。研。墨。作。絕。命。書。以。致。秀。峯。然。精。神。枯。竭。把。筆。輒。昏。作。數。字。每。一。停。數。停。數。起。且。書。且。哭。書。成。則。淚。亦。乾。人。欲。倒。而。滿。箋。如。烏。雲。僅。能。辨。字。形。而。已。略。一。隱。伏。卽。腰。中。解。玉。如。意。以。箋。裹。之。仍。置。衣。底。已。而。移。身。床。前。見。白。帶。一。條。飄。飄。欲。動。視。之。卽。在。普。陀。巖。下。以。援。秀。峯。之。帶。也。因。攬。帶。大。慟。便。欲。自。經。曳。之。下。結。其。兩。端。以。一。端。掛。床。柱。上。卽。案。前。移。坐。椅。登。其。上。而。投。焉。時。則。鷄。聲。遙。唱。燈。昏。欲。蕊。室。冷。凝。冰。子。夜。淒。涼。如。聞。鬼。哭。可。憐。薄。命。紅。顏。絕。命。在。瞬。息。間。耳。

三。娘。方。引。頸。於。帶。懸。足。而。起。結。驟。鬆。榻。然。一。聲。墮。於。地。下。方。匍。伏。而。起。覺。有。物。碍。足。蹣。跚。又。倒。以。手。扶。地。見。玉。如。意。落。地。上。哭。而。拾。之。猛。念。投。瓊。而。死。則。此。物。

及書必爲。嫗輩所得。豈能復入秀峰之手。以彼世世珍藏之物。權以贈我者。冀城與壁俱還也。我死而壁不歸。不惟無以答秀峰。且負其先人矣。興思及此。躊躇無計。默想移時。念惟巧兒可托。然半夜不見其來。度其已睡。欲乘夜呼之。則相隔太遠。力弱難行。欲俟至次日。又不忍視婚約之成。生受氣憤。不得已鼓勇出門。扶壁而行。至廻廊下。但見夜色沉沉。陰慘如冥界。展轉而達巧兒臥室。排關而入。卽床上而索之。則床空無人。將覓諸別室。夜深又無燈火。更不知所在。若秉燭而來。又恐驚人。反生障礙。急極流淚。復延壁而返。及階。忽然冷風撲面。黑暗中若有鬼影。但求死心。切不惟不懼。反樂與之遊。卽向黑影中而摸摸索之。又殊無一物。默念鬼神之說。若真遭厄至此。亡母豈無聞見。胡竟不稍出現。如是思想。轉瞬間。見廻廊下彷彿有影。身長短與母相似。再視益眞。急趨而握其袂。則儼然有物。不覺哭呼。則又無形體。細察之。乃黑衣一襲。掛於簷下。嗒然自失。返身入房。仰臥床上。力竭神疲。轉側不能自動。

俄而神思昏迷。彷彿見秀峰已至。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慘然不語。似懷怨望。因哭呼之曰。君來索如意乎。如意猶在也。秀峰不語。急趨而曳之。則又非秀峰。乃朱公子也。因大驚。反走。朱公子力追。朱行殊疾。而已行殊緩。轉過一角。嫗又當去路。朱已追及。急莫能逃。朱忽蹶視嫗。亦不見。始轉身急走。然黑暗無路。彷彿聞人語。聽之又似秀峰。哭問之。又不答。俄而哭聲與語聲或前或後。或重或輕。漸繁雜。不可辨。正在迷離之際。似有人語之曰。爾欲見意中人乎。渠已以爾作秋扇矣。初猶不信。繼而言之確鑿。不覺失聲而哭。暗中酸楚如處九幽十八獄。覓死無地。乃以首觸壁。忽覺光明微現。即有人挾之行。告以秀峰顧未負心。則秀峰便在目前。相對酸惻。舉首四顧。恍惚又在中。立於絕壁層巖之間。俯視澗底。其深萬丈。亦不知何以至此。然秀峰淒然無語。但索其如意。因哭而授之。方執如意於手。忽聞身後人聲。洶湧似有人執繩來綰。急極欲奔。巖石崩墜。從萬丈層巖上倒下。號哭而醒。始知是夢。冷汗淋漓。視窗前曙色已稀微。可辨矣。

少須神定。回憶夢境。離奇彷彿。自以爲心理之幻想。惟保存如意之心。益切急盼。巧兒來。日出猶未至。念日內卽迫婚之期。忉忉欲絕。翻身而起。將覓巧兒。見嫗已在廊下。因停足不進。俄而又聞繼母聲。似呼嫗往朱宅者。心驟慟。淚墮如綆。又欲自經。一念如意。輒復強忍。倚床悲思。方寸如割。俄而日高數丈。實不忍視。納采者之來。乃強起出房。跡巧兒所在。轉過迴廊。忽聞繼母與嫗語。咨嗟太息。若甚失意。心頓疑貼耳於壁。聽其作何言。良久。繼母曰。然則只有暫罷耳。言罷卽出。三娘急返身而退。回至房中。默想繼母言。想爲己事。然何以咨嗟歎息。又稱暫罷。豈朱家聞我與人同遊事。而翻然見棄歟。果爾。則何幸如之。惟朱素冥頑不靈。不復知有羞恥。斷不以是變其慾心。豈別有他故歟。但事已確定。必無波折。豈嫗與繼母所言者。非此事耶。然繼母早起。卽遣嫗去。適必纔回。其所語必爲此事。其中疑問。隱約莫測。如墮九重雲霧。莫辨東西。竟百思不得其解。未幾。巧兒忽趨而至。問曰。姑娘知朱家凶訊乎。三娘方意爲朱公子暴亡。且喜。

且驚。不覺坐几歪斜。身傾而墜。巧兒急扶之起。亦不暇他語。便問如何凶訊。巧兒曰。婢子亦不知。但晨起。聞主母呼嫗。命赴朱家。適間嫗歸。垂頭喪氣。連道怪事。主母問之。則言夜來有凶訊。然未言何人已死。主母斥婢子不使聽。婢子乃趨避之。今聞主母已與嫗同往朱家矣。三娘默然。旣而曰。爾速去探聽之。倘有所聞。急以告我。巧兒慘然曰。主母歸。婢子豈復能見姑娘乎。昨夜事。婢子已受切膚之痛矣。因舉身上以示三娘。則鞭撻之痕。歷歷猶在三娘撫之泣下。曰。我誤爾。但爾亦憐我無母。暫忍痛苦而已。巧兒亦哭曰。使婢子猶在。雖刀鋸鼎鑊。亦豈敢避。但昨聞主母語。恐旦晚將鬻婢子矣。三娘曰。然乎。巧兒曰。夜來聞嫗言。猶恐鬻爲妓也。三娘泣曰。忍哉。毒婦然則且奈何。巧兒但鳴哭。三娘曰。爾伴我十餘年。宛如姊妹。今爾以我而罹於毒。我胡以對爾。言罷握手而泣。則朱飄然而至。怒容滿面。詈巧兒曰。我方以親戚暴故。心傷不已。爾猶在此泣怨我耶。因握髮提去。三娘泣曰。兒有罪。刀鋸鼎鑊。願自受之。何與巧兒事。渠幼隨兒讀。

初無乖舛。即鬻之。亦不合爲妓。朱怒曰。我鬻婢。亦須承爾命耶。誰與爾言。我鬻婢爲妓。我且寄語母過。使小姐性須知名分所在。不便使爾以履壓冠也。且行且詈而去。三娘無可奈何。只有望空洒淚而已。

巧兒旣出。三娘展轉尋思。不忍坐視。念惟有哭訴老父。乃輕入父室。則父已不在。阻喪而返。及午。遙聞巧兒哭聲。趨而視之。則一中年醜婦已挾巧兒去。但遙望三娘揮淚作別。蓋鬻巧兒之謀。嫗籌之已熟。價已早定。特待時而發。故夕議則朝成也。三娘旣失巧兒。從此愈墮地獄。更無復過問者。即朱家果喪何人。亦未得知其真相。獨坐幽房。度日如歲。及晚。父歸。又不敢公然往問。但於隔室或窗櫺外。悄然私聽。始知朱氏凶訊。乃朱公子之父。歿於川東。朱將即往奔喪。婚事暫可擱置。猶有一線生機。然舉目無親。動不自由。對鏡長愁。攀花墮淚。越數日。已屆私約之期。而足迹不能出閨房半步。遙想意中人消息。肝腸寸裂。不知秀峰亦將有同境矣。

第十四章

三娘與秀峰不嘗約星期六同遊上海。再溯江而登廬山乎。在秀峰固晨夕屈指盼星期六如望歲。且以秦淮河畔。無端遇嫗。恐密事敗露。更不知三娘至何境界。急欲偵其消息。而閨門似海。無路可通。猶希冀風波不起。得踐前約。乃預期託故。婉告父母。云某處礦山如何豐美。將往試驗之。父以其所學如是。亦遂許焉。及星期六。天明即起。仍携試礦小機。告別而去。剛及門。郵封忽至。視封面字迹端好。頗似女子手筆。意爲三娘函。竊幸未爲父母所見。急藏袖裏。離家門既遠。始就靜處而拆之。先視後欸。不禁愕然。蓋並非三娘手書。乃麗娟來函也。略云

曩承屈駕。正切瞻依。乃妾方深投轄之情。郎竟作不辭之別。女元龍高臥。猶酣太上君仙蹤。乍遠撫情。長想悵也。何如。妾自念墮落烟花。每憐薄命。今以欲離苦海。不惜自毀香巢。前度劉郎。久已絕迹。近且蹴居金陵矣。密邇非遙。

君亦肯惠然賜顧否。倘發慈悲。以寶筏超度衆生。則楊枝一滴待救者。尙還有人。而十級浮圖。君亦當食大士之報矣。

秀峯閱罷。以其意在求援。念自顧不暇。何能爲人謀。且猶謂待救者尙猶有人。絲牽繩附。更不知糾纏何極。何肯自投羅網。因裂其書。決絕不少惜。但逕趨城外。候三娘於下關車站。

日高數丈。車已列而三娘未至。候至午後。踪跡猶杳。念必有他故。欲折回探其消息。更無從訪問。又恐或附江船去。進退莫決。計不如候諸上海。乃匆匆登車。一路凝癡想。心頗不釋。既至下榻旅館。卽乘夜逕趨其舅家。探三娘蹤跡。然素無瓜葛。未便造次。僅依其門外。留神察看而已。俄見門開。見女郎數輩。笑盈盈而出。方疑三娘已至。視之並無三娘影。惟一着菜綠色夾襖者。猶認是與三娘同遊之人。觸類凝思。益增惆悵。嗒然歸寓。猶冀其次日或至。晨餐後。又往跡之。至暮仍無蹤影。如是四五日。卒不見來。心漸灰。意必有他故。不然斷非負約者。

展轉終夜。雙睫爲之不交。百度猜度。甚至想入。非非不覺。淚流枕蓆。越日。附車而返。至金陵。亦不回家。遶道過柳宅。遙遙盼望。亦不敢公然問訊。日將暮。腹枵。目眩。始垂頭喪氣而歸。及抵家。聞室內有客。剛至廳前。見一女僕倚門而立。恍惚識其面影。惟一時不能記憶。忽趨而過之。見丁坐於門首。抱膝冷笑。翁則踞坐廳上。望見秀峯。掀髯呼之。怒容微露。秀峯不知何故。俯首而入。猛見東隅坐一女子。不覺驟驚。女子爲誰。蓋卽纏綿盡致之麗娟也。

秀峯旣睹麗娟。心忡忡如鹿撞。麗娟徐徐而起。翁指麗娟問秀峯。猶認識之否。秀峯半晌不能答。目怔口呆。狀類聾啞。麗娟曰。君胡不語。父在前。豈可隱乎。秀峯囁嚅曰。渠楊家麗娟姊也。翁曰。近見之否。曰。半月前曾一睹之。翁曰。睹之何處。秀峯不敢隱。答曰。甯波。麗娟應聲曰。阿父母聽大郎語。兒言顧不誣否。秀峯曰。姊果何言。丁冷笑曰。爾且自問麗娟。可面質其虛實。秀峯急極。更不知所語何事。麗娟狀殊雍容。翁正色曰。渠言爾與渠已訂婚。豈有其事。歟。秀峯聞父言。